

紅  
樓  
夢

三十七回  
四十一回

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9



文庫 11  
D 246  
9

柳田泉文章

010190560614

紅樓夢卷三十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咏不  
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  
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却是  
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  
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別過  
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  
外面諸事不及細述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

紅樓夢

紅樓夢

紅樓夢

第三十七回

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著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葯了，不過是涼着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  
謹啟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未忍就卧。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

荔並真卿墨蹟見賜，抑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北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庭月榭，惜未讌及。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鬢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踏雪而來，敢請掃花以候。謹啟。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

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拿著一個字帖兒  
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  
等著呢這是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男思自蒙

天恩認於 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  
因買辦花草上托 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  
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  
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 大人若視 男是親男  
一般便留下賞玩因近日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

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

台安男 芸 跪書一笑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  
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得他想著你便把  
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  
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衆人見他  
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  
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  
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  
沒什麼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

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五經大事  
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  
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  
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  
道雅的狠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  
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做詩瞎鬧些什麼因  
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  
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偕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  
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起個別  
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

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  
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  
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別緻有趣  
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燉了肉脯子來吃酒衆人不  
解黛玉笑道莊子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  
隻鹿麼快做了鹿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  
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  
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  
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  
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

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眾人忙問是什麼。」李紈道：「我是封他爲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爲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得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得很，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

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

那裏地方大，竟在我那裏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容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自然也清雅起來了。手是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設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却是裏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

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王道：「既這樣，偕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說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裏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眾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道：「這原係我起的主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高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

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  
鬪公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  
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花還未賞先  
倒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  
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  
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架前  
抽出一本書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迺與  
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  
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立着便說了個門  
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這頭一個韻定要門

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匾又命那  
小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  
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  
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  
秋色或又和丫環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支夢甜  
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  
故以此爲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  
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迺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  
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  
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



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咏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  
潔雪爲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

有痕莫謂編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畫掩門自攜手藝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階  
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  
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  
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  
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

分因又催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眾人。」李紈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眾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逢綈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

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眾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道。這評的有理。」蘅蕪道：「我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蕪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王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

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詩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一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見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己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拾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喝罷。那婆子們站起來，

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著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却見榻子上碟槽空著，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裡去了？」眾人見問，你看

新樓夢  
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巴的拿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常不是這樣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連碟子放著就沒帶來你再瞧那榻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裡纔開新的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著親自送一瓶進

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邊湊趣見誇寶二爺又

紅樓夢  
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  
著衆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  
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  
豎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吓好沒見世面的小  
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  
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  
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  
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  
我甯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  
道給這屋裡誰的我因爲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

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  
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歡喜  
歡喜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  
不去管別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  
西洋花黥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  
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  
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賠個不是罷襲人笑  
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也  
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  
別人還可已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

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  
來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針綉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  
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  
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  
月笑道統共秋了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  
也遇見我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  
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裡分出二兩  
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  
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  
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

叫過本處的一個老朱媽媽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  
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  
去朱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  
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撮絲盒子來先揭開  
一個裡面裝的是紅菱雞頭兩樣鮮菓又揭那一個是一  
碟子桂花糖蒸的新粟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僭們這  
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嚐再前日姑  
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  
姑娘上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將就著用罷替  
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朱媽媽道寶二爺不知還

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裡麼？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你只管去罷。」宋嬷嬷聽了，便拿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咐他們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著呢。宋嬷嬷去了，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來，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嬷嬷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個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

意見，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宋嬷嬷已經回來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

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脚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詩韻史湘雲一心與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

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欲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蘿薛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  
偶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色昏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



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見，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弔錢，你還不設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嬌娘聽見了，一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設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席話

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舖裡有一個夥計，他家田裡出的好螃蟹，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喫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喫螃蟹。因爲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統一請，等他們散了，偕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隻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舖子裡取上幾罈好酒來，再備四五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遇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爲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

著我小看了你僧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  
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  
了我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哩我若  
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  
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  
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隻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  
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了人  
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  
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  
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

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  
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  
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  
是于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著因笑  
道我如今心裡想著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  
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  
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  
如今以菊花爲賓以人爲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  
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使用通用  
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狠做也不能落

套賦景咏物兩關著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爽性提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著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爽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

成十二個說道既這樣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爲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爲畫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何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三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妙景

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所縛？俗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以此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俗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做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膽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趕著又做，罰他便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

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八月將終，賈母所限寶玉出門之期已近，乃賈政又奉差遠出，寶玉更可任意游蕩，以便敘及結社等事。文章生波再展法。

探春逸起，意結社。賈芸適送白海棠，借此立名，便不着迹。

探春札甚雅，芸兒字極俗，映襯好看。

寶玉別號有三個，又聽人混叫，活變不板。

未見白海棠，先擬詩社題，與後文菊花題不用實字。

用虛字俱是文章避實法

李執評詩以寶釵詩含蓄渾厚取為第一眼力見識

甚高

各人海棠詩俱暗寫各人性情遭際而黛玉更覺顯

露

借送菓品引出史湘雲又借尋瑪瑙引出送桂花為

下文賞桂伏筆

王夫人給襲人碗菜月錢是明寫給衣服在眾了頭

口中說出是暗寫一樣事兩樣寫法方不雷同

湘雲補詩二首第一首是寶釵影子第二首是黛玉

影子

海棠是初起小社連湘雲補作只有六首菊花是續

起大社故有十二首

海棠結社已伏九十四回之花妖

寶釵想出賞桂吃蟹代湘雲作東遍請一家文章開

拓變換既照應寶玉送桂花又引起下回借蟹譏諷

一層

紅樓夢卷三十七終

紅樓夢卷三十八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狠是說着引了

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牕，左右有回廊，亦是跨水接峰，後面又有曲折橋，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着賈母，口裡說道：「老祖宗只管邁步大走，不相干，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着杯筯酒具，一個上面設着茶筯茶具，各色盞碟，那邊有兩三個了頭，煽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了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這茶想的很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

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漿

菱藕香深瀉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姊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腳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礮破了頭，如今這髮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碰破的。」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

紅樓夢  
不小神差鬼使，逼出那個高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高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眾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兒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倒常常笑笑，覺得開開心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纔慣得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真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兒們，原該這

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似的做什麼。說著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著安放盃筯，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拚著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燻的茶，豆麪子預備。



洗手史湘雲陪著吃了一個便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著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了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

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挺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壳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回也吃了笑道你們坐著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連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鴦紅了臉道啐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著趕來就要抹鳳姐兒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鴦了頭要去了平了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

有吃了兩個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呢平兒手裡正剝了個滿黃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著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著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噯啣了一聲眾人拿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纔是現報呢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聲問見了什麼了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

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著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向賈母說這裡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

這麼說你們就都去罷。回頭囑咐湘雲，別讓你寶二哥林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著，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你們，且做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熟螃蟹來，請襲人紫鵲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毯，命支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

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縮在牆上，眾人看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綉墩，倚欄坐著，拿著釣杆釣魚。寶釵手裡拿著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眾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著花針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

紅樓夢  
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壳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杆走至坐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了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兒說著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接道有燒酒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拿了一雙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

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罷寶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著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了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絳字探春起來看着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又指著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畱神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裡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著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裡也有一個水亭叫做

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沒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寫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贊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  
蓼紅葦白斷腸時  
空籬舊圃秋無跡  
冷月清霜夢有知  
念念心隨歸雁遠  
寥寥坐聽晚砧遲  
誰憐我爲黃花瘦  
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  
酒盃藥盞莫淹留  
霜前月下誰家種  
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得  
冷吟不盡興悠悠  
黃花若解憐詩客  
休負今朝拄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  
籬畔庭前處處栽  
昨夜不期經雨活  
今朝猶喜帶霜開  
冷吟秋色詩千首  
醉酌寒香酒一杯  
泉溉泥封勤護惜  
好和井迳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  
一叢淺淡一叢深  
蕭疎籬畔科頭坐  
清冷香中抱膝吟  
數去更無君傲世  
看來惟有我

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逕  
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圍冷斜陽憶  
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  
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恰題素怨片言誰解訴  
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  
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  
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扣東籬孤標傲世偕誰  
隱一樣花開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鴈歸蛩病可  
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語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  
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髮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

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沈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徑中。  
總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  
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  
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  
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惱蛩鳴。  
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  
帶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床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陣遲。  
明歲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眾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執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黛玉道：「我那箇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執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

紅樓夢  
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著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髮冷沾蒿中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得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借誰隱爲底遲直直把個菊花問得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那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好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

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髮蒿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閑了我一個人做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蟹來就在大圓桌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做說著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  
潑醋搗薑興欲狂  
饕餮王孫應有酒  
橫行公子竟無腸  
臍間積冷饒忘忌  
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爲世人美口腹  
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還褒貶人，黛玉聽了，並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  
螯封嫩玉雙雙滿，壳凸紅脂塊塊香。  
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  
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香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令人燒去。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狼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著他，給人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

好，寫出取笑兒罷。說著，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佳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  
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  
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滿空餘黍稷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思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著，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做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湘雲無別號若俟題詩時增起未免生砌於賈母口中說出枕霞閣後文卽取爲號便覺自然真一筆不苟

敘吃齋情事細密周到又活動不板

鳳姐與鴛鴦戲言璉二爺要討你做小老婆暗伏四十六回事

合歡酒惟釵黛二人各飲一口映照有情

菊詩十二首與紅樓夢曲遙遙相照俱有各人身分紅樓夢十二曲外有首尾兩曲作起結菊花詩十二

首外有咏蟹三首作餘音亦遙相照應

咏蟹三首黛玉先卽焚毀亦是天亡之兆

寶釵解詩雖是譏刺世人卽謂專諷寶玉黛玉亦可寶玉說我的也該燒了又兆將來止剩寶釵一人而已

第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三十三回爲一段敘寶玉受撻幾死是第二次災難三十四五六回爲一段寫寶玉雖受痛責而情迷如故中間夾敘釵黛襲人玉釧金鶯傅秋芳及夢兆情悟等事俱是描寫寶玉癡狀三十七八回爲一段敘園中

紅樓夢  
結社之始盛反照將來之漸次離散也

紅樓夢卷三十八終

紅樓夢卷三十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村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圓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

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着又命  
嬖嬖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畱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  
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  
嘴吃這個盒子裡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鷄  
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說道使喚你來你  
就貪住頭不去了勸你少喝一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  
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執攪著  
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体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  
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平兒一  
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著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這樣摸

的我怪癢癢的李氏道愛啣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是鑰  
匙李執道有什麼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  
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著  
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  
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  
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著取笑兒了寶  
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  
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  
李執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個鴛  
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

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記不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裡比得上他寶王道太太屋裡的綵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裡有數兒太太是那麽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却是他提着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寶王道這一個小爺

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麼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四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臂了說著不覺眼圈兒紅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著便都洗了手大家約著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

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裡坐坐再吃一鐘茶平兒回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還沒放呢是爲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左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爲什麼曉的你這個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爲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

是呢他這幾年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躰已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跌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著怕一時要用起來不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門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說

紅樓夢  
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爲大奶奶  
拉扯住說話兒我又不逃了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來找  
那丫頭說道你去不去由你犯不上惱我你自己敢與奶  
奶說去平兒啐了一口急忙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  
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老老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  
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丫頭  
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  
都忙站起來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  
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  
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爲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担

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  
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  
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  
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坐了又讓張嬪子周大娘坐又  
命小丫頭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  
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  
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不得已喝了兩  
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著要吃呢又没人讓  
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著大家都笑了  
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筋只好秤兩個

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筋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穀平兒道那裡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筋十筋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勾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得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

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太遠的難爲他扛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著催劉老老下來前去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



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個又跑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著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不著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白一早來聽著我還要使你呢再睡の日頭

晒著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來奶奶不要了爽性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著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著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

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老老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睡一覺，闔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老太太

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裡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菓兒，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算看親戚一輪。」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

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  
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郵裡人老實那裡攔得住你打  
趣說著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見人多了又  
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  
去劉老老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  
賈母聽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請劉  
老老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  
與劉老老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  
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己去挑  
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裡見

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此  
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著他們何曾  
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  
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  
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  
兒姐兒們都愛聽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  
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  
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涼亭什麼  
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  
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得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

頭柴草啊我想著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肥著窗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梳著溜油光的頭，穿著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剛說到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話，著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鬟回說：「南院馬棚子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救下了。賈母最胆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得口內念佛，又忙

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足的看火光息了，方領眾人進來。寶玉且忙問劉老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裡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老老便又想了，一遍話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子上個老奶奶，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原該絕後的，因你這樣虔心，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

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得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得粉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是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席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因悶得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偕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偕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偕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偕們等下頭場雪。」

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偕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偕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著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著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

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劉老道因為老爺太  
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  
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  
也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  
死的劉老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  
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閑遊我纔  
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  
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  
不小劉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  
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太

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頭  
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葺再裝塑  
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老道若這樣  
時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  
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老老便順口謔了出來寶玉  
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  
焙茗幾百錢按著劉老老說的方向地名著焙茗去先踏  
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  
等也不來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方  
見焙茗興興頭頭的走進來寶玉忙問可找着了焙茗笑

道爺聽得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我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得眉開眼笑，忙說道：劉老老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那廟門却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裡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碎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焙茗道：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

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的賞你呢。說著，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不知找他有何言語。下回分解。

評曰

襲人鴛鴦平兒實爲了頭中出類拔萃之人。於此回中，借李紈總寫一番彩霞是陪襯。

寶玉提起彩霞老實，探春說他心裡有數。即用李紈

紅樓夢  
說那也罷了撇開接入贅襲人褒貶意在言外  
借平兒口中夾敘鳳姐假公濟私放債牟利不是閒  
筆是暗暗補筆

劉老老纏說女兒抽柴卽用馬棚火起截住妙極若  
向賈母細說萬一賈母亦信以爲真遣人尋廟其事  
難于收拾今將賈母撇開却入寶玉細問方易於了  
結謊話

寶玉說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伏五十回事黛  
玉說不如弄捆柴雪下去抽不知揣知劉老老胡謔  
且已知寶玉心事寫出聰慧過人處

劉老老說若玉小姐十七歲病死雖是胡謔却是黛  
玉一襯

焙茗尋美女廟偏遇見瘟神像暗中點醒癡人是先  
後紅樓夢中美人俱變爲夜叉海鬼牛頭馬面陪襯  
劉老老於此回投机入局爲後來巧姐避難根由

紅樓夢卷三十九終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紅樓夢卷四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緻賈母聽了說很是即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

愛吃的東西做了，按著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統清晨起來，看著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掉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統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著要去。」劉老板笑道：「老太太留下我，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罷。李氏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

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李統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著，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統道：「好生著，別慌慌張張，鬼趕着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板笑道：「老板也上去瞧瞧。」劉老板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壓的堆著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入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統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著眾人答應，又復開了門，色色的搬了下來。」

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撐出兩隻船來正亂著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群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著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朶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

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話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了鬟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欄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逛逛想着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

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回自己領着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老老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却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小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繡鞋別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跣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

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着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會叫丫頭們搥一搥劉老老道那裡說的我這麼姣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

紅樓夢  
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老老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就不翠了。這個院子

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舊時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幾疋銀紅蠟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這個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没有不經過不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

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你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烟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櫺，遠遠的看著，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了，頭沒

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櫺，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著，衆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老也覷著眼，看口裡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能拿著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縐紗襖的襟子拉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

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只怕還有。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兩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收著，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進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爲開頂櫃取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

發齊整了。滿屋裡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著一逕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備下船，偕們就坐一回。說著向紫菱洲蓼溼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著一色捏絲戩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著端飯的人等，超著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

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僧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湊趣兒的，拿他取笑兒。僧們今兒也得一個女清客了，李統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却知說的是劉老老了也。」笑說道：「僧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統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狠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正說著，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了鬟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子裡拿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讓劉親家

挨着我這邊坐。」眾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著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著迎春、姐妹三人一桌，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子鬟在旁邊拿着漱盂、塵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塵尾來拂着，丫鬟們知他要撮弄劉老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坐，拿起箸來，沉



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义巴子比我那裡鐵掀還沉那裡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猪不抬頭自己却鼓著腮帮子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

着桌子只叫啞啞寶玉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着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却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裡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的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便又道這裡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俊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搥着賈母笑道這

定是鳳丫頭促俠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  
正誇雞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嚐嚐  
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筷子要夾那裡夾的起  
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纏伸著脖子要  
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揀早有  
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  
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了取笑賈母  
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  
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會  
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

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老道去了金  
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裡若  
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出來的劉老老道這個菜裡有  
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  
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  
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嫗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  
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裡收拾  
殘桌又放了一桌劉老老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著吃  
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  
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一

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老老笑道：「姑娘說那裡話，偕們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爲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吃。劉老老忙道：「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和我們吃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筋來，三人吃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不少，都那裡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

呢在這裡等着，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丫頭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吃不了，喂你的貓。」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裡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麼？」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瀾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

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着斗大的一個汝窑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幅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官窑的大盤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磬傍邊掛着小槌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要擊了鬚們忙攔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

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著臥榻拔步床上懸着蔥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蝸蠅這是螞蚱劉老老忙打了一個巴掌道下作黃子沒乾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費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費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裡聽的見這是俗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費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俗們

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吩咐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聽回來僧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聽的近衆人都說那裡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僧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生怕腌臢了屋子僧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兩個主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僧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

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撐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著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舵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嫗嫗衆丫頭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一閑天天逛那裡還有叫人來收拾的

紅樓夢  
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  
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寶王道果然  
好句已後俗們別叫拔去了說著已到了花敞的灘港之  
下覺得陰森透骨而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  
岸上的清廬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  
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  
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  
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  
玩器全無案上止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  
部書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

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  
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裡沒  
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着鳳姐兒回說  
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  
說道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  
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  
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  
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綉房精緻  
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  
狠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爲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

紅樓夢  
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開心了  
他們姊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  
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  
方又素淨我的牀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  
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分付道你把那石  
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  
在這案上就殼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  
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  
的不知那個箱子裡還得漫漫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  
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

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  
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  
香榭去不提這裡鳳姐兒已帶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  
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裯蓉簾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  
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  
的也有方的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着爐瓶一分  
攢盒一個上面三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  
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劉老老劉老老之  
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  
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

紅樓夢  
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櫺之外攢盒式樣亦  
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盃自斟壺一個十錦瑤  
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俗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個  
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  
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  
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  
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  
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  
俗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了杯令  
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

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衆人都  
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聽了這話都說狠是  
鳳姐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着  
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  
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鐘酒笑  
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  
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  
劉老老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  
笑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  
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老老只叫饒了我罷鴛



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老老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老老止比如我說牌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語比上一句都要合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六合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奏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着喝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又有一副

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鴛鴦道右邊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奏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閑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鴛鴦道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鴛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

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  
青天外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處風波處處  
愁說完飲畢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  
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鴛  
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鴛鴦  
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引朝儀鴛鴦道湊  
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  
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眾人笑道  
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  
和鴛鴦都要聽劉老老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

王夫人鴛鴦代說了一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老道我們  
庄家閑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這麼說的好聽  
少不得我也試一試眾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  
相干鴛鴦笑道左邊大四是個人劉老老聽了想了半日  
說道是個庄家人罷眾人開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  
是這樣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  
色眾位姑姐姐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老老  
道大火燒了毛毛蟲眾人笑道這是有還說你的本色  
鴛鴦笑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  
眾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隻手

比着就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又大笑起來要  
知席間再有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兩宴大觀園三宣牙牌令是園中極盛之時特特將  
鋪設戲玩侈說一番反襯日後之冷落離散

惜春畫圖於劉老老閒話中逗起在有意無意之間  
筆有斟酌

劉老老走路一跌可見說話不可太滿行事須防失  
足雖係閒文却是借景醒人

瀟湘館精雅華麗不如蘅蕪樸實素淨秋爽軒濶大

疎落恰配探春身分

鳳姐與鴛鴦戲弄劉老老賈母笑罵促俠鬼雖是戲  
言却是兩人早死讖語

分送餘肴給平兒襲人並不送趙周二姨娘於周到  
中形容出好歹心事

黛玉喜殘荷雨聲句總是好哭

黛玉說牡丹西廂曲句可見平日喜看情詞且可見  
其結果處

寶釵聽黛玉說出牡丹亭曲回頭一看妙在黛玉不  
留意又說出西廂一句伏四十二回規勸一層

黛玉說牡丹西廂固見其鍾情處寶釵說處處風波處處愁亦見其遭際處

迎春錯韻受罰其餘俱故意說錯惟王夫人鴛鴦代說却不明說牌色詩句即接劉老老之笑話既省筆墨又變動不板

劉老老說令固是發笑然却與巧姐結局暗暗關照

紅樓夢卷四十終

紅樓夢卷四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寶玉品茶權翠庵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眾人聽了闔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鬥趣笑道今兒寔說罷我的手腳子粗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碍眾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老老聽了

心下故敎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  
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  
從沒見有木頭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  
兒不過誑我多喝兩碗別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  
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前  
面裡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盃取來豐兒聽了纔要  
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况且你纔說木  
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  
裡的黃楊根子整刻的十個大套盃拿來灌他十下子鳳  
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

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似  
個小盆子極小的還有手裡的盃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  
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  
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  
的所以沒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找出來必定要挨  
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唬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  
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  
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  
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著我  
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眾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

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著喝。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噎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鳳姐笑道：「老老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喂你。」劉老老道：「我知道什麼名兒，樣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把茄鯗夾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鯗送入劉老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嚐嚐我們這茄子弄的來，可不可口。」劉老老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眾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

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著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爆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筍、蘇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喂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裡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孟子。鳳姐兒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盃罷。」劉老老忙道：「不得，那

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樣兒好看，虧他怎麼做來，鴛鴦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孟子是什麼木頭的？」劉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綉房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著他睡，乏了靠著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裡天天見他，耳朵裡天天聽他，嘴兒裡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著了，我掂著這麼體沉，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眾人听了，閨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

們都到了，藕香榭請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回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們，就叫他們演罷。」那個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盃，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煖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盃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眾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薛姨媽坐了，大家纔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

將盞遞與鳳姐兒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盃今日著寔有趣說著擎盃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盃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著自己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眾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著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悶遂携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

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眾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了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的黑老鴿子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眾人聽了又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了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這裡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了頭聽說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



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瓤鴨油卷。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麼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會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也不喜歡。因讓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賈母揀了一個捲子，只嚐了一嚐，剩的半個遞與了頭了。劉老老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各色各樣，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來道：「我們鄉裡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較出這樣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

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筭了。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堆垛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大姐便要了鬢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眾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菓子吃，又忽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著頑去，也就不要。

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權翠庵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倒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纔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裡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盃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個成窑五彩小蓋鍾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

便吃了半盞笑著遞與劉老老說你嚐嚐這個茶劉老老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脫胎填白蓋碗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笑道偏你們吃體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撒茶吃這裡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

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吃了他嫌腌臢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盃來一個傍邊有一耳盃上鐫着瓠瓟字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竿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點犀盃妙玉斟了一盃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裡未必我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裡自然把這

金珠玉寶一概貶爲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環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盃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塌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卽是解渴的蠢物三盃便是飲驢了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盃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盃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淳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妙玉聽了方

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  
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  
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  
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  
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  
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  
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著寶釵走了出來  
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盃雖然腌臢了白撩了豈不可  
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  
你道使得麼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

而那盃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  
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  
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腌臢  
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  
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兒來河裡打幾桶  
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  
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  
然的說著便袖着那盃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子拿著  
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  
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畱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

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杠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眾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眾丫頭們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著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鎚著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裡有信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寶玉湘雲等看着丫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熱鬧

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著劉老老逛眾人都跟著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噯呀這裡還有大廟呢說著便爬下磕頭眾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裡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眾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眾人笑的拍手打掌還要拿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眾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裡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

那劉老老因喝了些酒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喝了幾碗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天日方完及出廁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著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著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老老心中自忖道這裡也有扁荳架子一面想一面順著花障走了來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裡面碧波清流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

橫架在上面劉老老便踱過石去順著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箇灣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在這裡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着葱綠撒花軟簾劉老老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

紅樓夢  
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晒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  
眼花了。我門出去。那裡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  
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  
劉老老吃異心中恍惚。莫非是他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  
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你進  
去。又見他戴着滿頭花。劉老老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  
園裡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  
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  
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嗎。想畢伸手一摸。再仔細一  
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

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  
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  
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  
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  
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  
不承望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著兩眼。一歪身就  
睡熟在床上。且說眾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老老。急的  
哭了。眾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廝裡了。快叫人去瞧瞧。因  
命兩個婆子去我回來說。沒有。眾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  
战兢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房

紅樓夢  
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礮頭還有小丫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若遶出去還好，若遶不出去，可殺他。遶一會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裡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橋子，就聽的鼯鼯如雷，忙進來，只聞得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臥在床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的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腌臢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捶襲人，恐驚動了。

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着，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綉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一樣。」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眾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著了，帶了他來的。眾人都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



村罷晚飯買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廠  
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  
來未知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評曰

竹根杯引出黃楊杯交情曲折

若無黃楊大套杯劉老老何至醉臥寶玉床若非劉  
老老腹瀉何由走入怡紅院一路叙來有情有景  
竹根黃松楊木俱是陪襯黃楊杯却先後錯綜寫出  
無一筆重複  
寶玉等聽曲飲酒是劉老老醉後餘波

劉老老極村俗妙玉極僻潔兩面相形覺村俗却在  
人情之內僻潔反在人情之外當爲老老毋爲妙玉  
妙玉拉寶釵黛玉衣襟心中非無寶玉只是不好拉  
耳若心中無寶玉因何劉老老吃的茶杯便嫌醜賸  
不要自己常吃的綠玉斗便斟茶與寶玉又尋出竹  
根大海來且肯將成窰茶杯給與寶玉聽他轉給劉  
老老是作者皮裏陽秋不可不知

妙玉向寶玉說你獨來我不肯給你吃是假撇清語  
轉覺欲蓋彌彰

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許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又在元

墓住形迹殊屬可疑

劉老老悞入怡紅院一段文章有疑鬼疑神之筆又  
照應鳳姐代插滿頭花想見席中醉態真可發笑  
大姐來園中引出後文送祟取名情事

紅樓夢卷四十一終

